

# 著名畫家戴敦邦：吾以畫為生，畫以吾為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薇、高施倩 浙江報道）「吾以畫為生，畫以吾為友，自成年以來，醒夢誘惑，幾乎盡在一個『畫』字。」這是著名畫家戴敦邦在創作手記中所寫的。其作品題材上自神話盤古開天闢地，中及唐詩宋詞，下逮元明清戲曲小說，而其創作的《紅樓夢》和《水滸》人物造型更是劇版導演挑選角色的依據，成為無法超越的經典。

中國美術家協會原副主席葉淺予曾評價戴敦邦「運用中國畫的造型用筆，描繪歷史故事人物，是當今獨樹一幟的高手」。而中國美術家協會前副主席蔡若虹則直言「戴敦邦的畫兒會說中國話」。黑色對襟大褂，黑色眼鏡，銀髮鬚髯，戴敦邦拄着拐杖，信步閒庭地出現在浙江美術館的咖啡廳裡。對於嘉賓介紹他為「國畫界的泰斗」，戴敦邦笑着說，「我就是一個民間藝人，一輩子就是當藝人，過藝人的生活，有藝人的作息。」戴敦邦從不標榜自己是國畫、連環畫的泰斗或師尊。

## 歷史錯位 結緣《紅樓夢》

年輕時的戴敦邦很長一段時間裡依靠畫連環畫為生。「當時所有繪畫創作，連環畫的稿費是比較好維持生計的謀生手段。這完全不是出於藝術，只是為了養活自己。」戴敦邦回憶說。但基本功扎實，為人豁達的戴敦邦迎來了人生第一個機遇。

上世紀70年代末，戴敦邦受邀為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夫婦英譯的三卷本《紅樓夢》配圖。「為什麼當時叫我去畫？我也很有自知之明。」戴敦邦說，不是因為自己畫得好，而是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幾位有影響力的畫家的歷史問題可能還沒有全部搞清楚。「就是這種歷史機會的錯位，所以我開始進入了《紅樓夢》的創作。」戴敦邦從不掩飾地說當年得到畫《紅樓夢》插畫的機會，是對自己人生影響最大的一件事。對於這個「餡餅」，戴敦邦分外珍惜。

當時畫壇已經有幾位前輩對《紅樓夢》這一題材有所創作，人物造型基本偏向明代的服飾，戴敦邦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一些標新立異的地方。「我比其他《紅樓夢》繪畫者幸運的地方，就是我畫《紅樓夢》的時候，紅學家如阿英、啟功、周汝昌、端木蕻良、吳恩裕這些老前輩，老專家還都健在，也十分關愛我這個晚輩，而且是傾囊相授，這對於戴敦邦《紅樓夢》人物造型有了極大的幫助和創作依據。

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對住在北京友誼賓館創作《紅樓夢》人物畫的戴敦邦說，「你在這裡畫不好的，要去枯廟畫。」現在回想起來前輩的話，全是肺腑之言。曹雪芹是在哪裡創作的？他就是在底層創作的《紅樓夢》。」戴敦邦感嘆道。戴敦邦認為，一個真正搞文藝創作的人，不應該生活在曝光、鮮花、掌聲中，有的時



戴敦邦作品《紅樓夢》



戴敦邦作品《金瓶梅》



戴敦邦作品《水滸》



戴敦邦作品《三國演義》



戴敦邦作品《西遊記》

候需要寂寞，甚至到落魄的境地，可能才會迸發出靈感。

## 鍾愛襲人，不喜黛玉寶釵

從十二金釵的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到各有特色的丫鬟，戴敦邦被視為中國歷代最出色的四位善畫金陵十二釵的畫家之一。但談起《紅樓夢》中最喜愛的角色，戴敦邦的想法卻頗為有趣。「我不大喜歡林黛玉，因為我這個人很實在，和林黛玉談戀愛，肯定談得不愉快。找這樣一位太太，她每天要有一點小心眼，脾氣又



戴敦邦採訪全程都戴着墨鏡。



戴敦邦作品《紅樓夢》



戴敦邦作品《三國演義》

比較大，身體也不好，那日子不好過。薛寶釵我也不會找，她出身門第太高又有文化，我有自知之明。」戴老此番言論，蠻符合現代人找老婆的標準，襲人確實是當代「暖女」的楷模。

在《紅樓夢》的各色女性中，戴敦邦直言，自己會找襲人當太太，「因為襲人能幫助丈夫，比如下班回來，很體貼地幫你做點事情，有什麼事情也可以和她商量。」戴敦邦也把這種喜歡體現在繪畫過程中，戴敦邦說，自己在《紅樓夢》圖裡總是會多畫襲人，而且特別會畫襲人和賈寶釵小兩口在一起的場景。對於這部相伴近40年的經典，戴敦邦說，每個時期都有自己的理解。在畫英譯版《紅樓夢》第一卷時，外界普遍認為賈寶釵、林黛玉代表了發揚民主思想，薛寶釵代表維護封建道德的一些人，自己創作時也是這種認識，後來畫到全集的時候，自己又重新有所領悟，發現這些角色其實都是一樣的，是有教養、有追求的少女們。

## 為張紀中版的《水滸》造型 聲名大噪

英譯版《紅樓夢》直至今，仍被稱為無法超越的經典，也讓戴敦邦為業界所熟悉。對於《紅樓夢》創作所帶來的影響，戴敦邦開玩笑是在「傍大款」。「名著本身就影響大，我傍着名著，就是傍大款。」而戴敦邦第二次傍的大款是電視劇《水滸》。中央電視台在籌備《水滸》電視劇時，想改變當時電視劇人物造型製作粗糙的現狀，所以邀請戴敦邦給主要人物創作造型。「當時他們就說中央台給的錢很少，問我幹不幹。我說我幹，不給錢也幹。」談起往事，戴敦邦笑着說。隨着電視劇劇本增長，戴敦邦畫的造型從80個增加到了近200個。該劇總製片人大惠、製片主任張紀中在採訪中說，當戴敦邦這些作品掛在牆上讓劇組主創人員觀看時，大家無不為之歎服。畫像中所傳達的那種人物準確的性格造型，為選

演員提供了最生動的寫照，也給服裝設計、化妝設計提供了依據。甚至演員的表演也要抓住戴老筆下人物瞬間的神情，以此為突破，進入角色的創作。

「當時老百姓可能不知道誰是戴敦邦，但一說到這個人是畫《水滸》的，大家就知道了。」高興之餘，戴敦邦還在記者面前唱起了《水滸》的主題曲「大河向東流呀，天上的星星參北斗呀。」大家都被這位藝術家的坦誠、真摯和頑童般的性格逗樂了。從開始畫《紅樓夢》至今已近40年，其間，戴敦邦畫出了《紅樓夢》、《金瓶梅》、《聊齋》、《西遊記》、《西廂記》、《長恨歌》等四十餘部大型畫冊。

對於已完成的《金瓶梅》，戴敦邦說，自己可以誇下口，《金瓶梅》比《紅樓夢》畫得好。「我沒有體驗過《紅樓夢》裡的貴族生活，我從小生活在市井加流氓的生活裡，所以我有點流氓習氣，畫市井的東西更加得心應手。」作為中國紅學和唐史的研究者，戴敦邦卻總說自己沒什麼文化，一本新華字典基本上都是不認識的字，也不懂歷史，僅有的歷史知識基本上來自於聽聽民間的說唱評話，看看最簡單的地方戲曲、昆曲、京劇。

## 身殘志堅 十年修煉《道德經》

採訪全程都戴着墨鏡的戴敦邦說，自己的一隻眼睛瞎了，完全沒有光了，另外一隻眼睛有部分明光。所以畫畫時畫偏，尤其畫對稱的東西，所以自己的畫法不斷在改變，畫得也很累、很辛苦。但是自己仍想把《紅樓夢》的一套郵票組畫創作完成。儘管幾近耄耋之年，信奉道教的戴敦邦還打算用10年的時間來畫老子的《道德經》，「《道德經》是我們中國最偉大和最早的經文，它的思想不是每個人能理解的。而它的生命力到現在還是發揮着非常好的作用，上善若水等一些耳熟能詳的道理都是《道德經》的原話，我想用10年時間畫好它，但是不知道我的生命能不能賦予我10年那麼長。」

# 法國街頭藝術家 Invader 的街頭創想

採訪：Jasmine

一直隱姓埋名的 Invader 以創作受經典電子遊戲《Space Invaders》(太空侵略者)啟發的「像素化馬賽克」作品聞名國際，自1998年起，他已於全球60多個城市放置其作品。Invader 2013年前首次來港，並於去年1月第三度到訪時發動第三波侵略，在本地街頭放置一系列為大眾熟悉的大眾文化標誌，如美國70年代的卡通功夫狗《Hong Kong Phooey》、電子遊戲《食鬼》和知名漫畫人物《大力水手》為藍本的馬賽克作品。然而，那次侵略有近九成的藝術作品在數星期內便遭本地清潔工鏟除。

縱使那次經驗讓 Invader 心灰意冷，但他並不氣餒，今年再接再厲，舉辦《Wipe Out》個展以回應本地清潔工對街頭藝術作品有效率的清除，展覽將會還原 Invader 的創作宇宙，重新展示過往重要「侵略」中被清除的作品，以及作品在公眾地方展示時拍下的攝影記錄。

展覽亦展出從未曝光的新作，包括影片、藝術家首次以LED創作的藝術作品、向一代巨星李小龍致敬的大型雕塑，以及由數百個扭計骰組裝在一起的作品。

Invader一向認為，貼紙雖然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媒介，但構成獨有的風格，應該被接納為藝術品的一種。為了方便公眾於世界各地瀏覽其街頭作品，Invader 會替每一件作品進行記錄，並以作品認證進行存檔，及為其製作「侵略」地圖。最近他還推出了名為《Wipe Out - in Hong Kong》，長達300頁的新書，書中圖文並茂展示他在香港每件作品的製作過程及完成後展示街頭的情況，讓讀者深入了解藝術家與香港街頭藝術密不可分的過去。

《Wipe Out》展覽由 HOCA 及法國五月藝術節聯合舉辦，今次我們特別採訪了HOCA的策展人 Lauren Every-Wortman，與他一起分享 Invader 的故事。

可以談談這次為何會邀請法國街頭藝術家 Invader 來港舉辦展覽嗎？

Lauren：我和發展總監 Dimitri Lorin 在開始香港當代藝術基金會的工作之前曾工作於不同的街頭藝術畫廊，那時候我們已經欣賞 Invader 的創作。去年底我們主動與他聯絡，提出為他舉辦個人展覽的主意，同時自從他去年頭置於香港街頭的創作被剷走後，



他亦一直有於香港舉辦展覽的想法，所以我們這次合作對於雙方來說都是十分合時。

Invader 的作品上次來港，被本地清潔工掃除，他本人對這樣的經歷和自己作品間的關係有怎樣的看法？

Lauren：那次經驗的確讓 Invader 心灰意冷，他的作品對他來說帶有十分個人的意義，眼看幾乎所有的作品都被清除，他十分難過。然而，自那次經驗後他決定舉辦一個大型的展覽，讓觀眾知道他的作品同樣適合在畫廊空間欣賞。我認為他現在對那個事件的看法都比較正面了，事件甚至成為了更大型創作的催化劑。

可以談一談法國街頭藝術的迷人之處嗎？這種魅力是否可以帶到香港？

Lauren：我喜歡街頭藝術的短暫性以及任何路人都能欣賞的特性。我認為那是真正能讓大眾接觸的藝術。我希望香港的觀眾都會享受這次展覽，展覽不但全面地展示出 Invader 過往在香港的「侵略」歷史，而且還帶領觀眾深入理解他藝術創作的其他方面。



觀眾可以替馬賽克作品拍照以換取分數。

這次展覽中您個人最喜歡的作品是？原因是？

Lauren：我最喜歡那件美國卡通功夫狗《Hong Kong Phooey》的作品，因為它很有趣，而且還是陪伴我成長的卡通片。這件作品展出時還會有一張跑馬地石屎牆（原作放置的地點）的照片作為背景，觀眾可以模仿 Invader 假裝與功夫狗過招。

這次展覽有哪些和觀眾互動的部分？

Lauren：展覽內的 FlashInvaders 應用程式遊戲室將會展示一件已於應用程式登記的馬賽克作品，觀眾下載了應用程式後，就可以替該件馬賽克作品拍照以換取分數！參加者拍的照片將會被上載到 FlashInvaders 網站與世界各地的愛好者分享。

認為香港是否具有發展街頭藝術的環境？

Lauren：香港擁有非常獨特的建築和很多空白的牆身適合街頭藝術家美化。這個城市本身已有自己的廣告文化，四周都佈滿 LED 屏幕和大型廣告版，何不加入一些街頭藝術加以點綴呢？